

印度为何拒绝外国政府援助

从8月8日起,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开始经历极不寻常的暴雨。据美国《石英》杂志8月22日报道,洪灾令180万人流离失所,约10万栋建筑受损,数百万公顷庄稼被毁,经济损失超过21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205亿元)。

喀拉拉邦是印度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与中东国家有着特殊关系,尤其是阿联酋。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约300万印度人在阿联酋工作和生活,其中80%来自喀拉拉邦。

眼见友邦遭灾,阿拉伯人伸出了援手。据《印度时报》报道,8月21日,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维加扬与阿联酋高层通电话后宣布,后者将提供1亿美元援助。另一个中东国家卡塔尔宣布援助500万美元,泰国、马尔代夫也表示将提供援助。

喀拉拉邦还来不及高兴,新德里就迎头泼下一盆冷水。8月22日晚上,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各国施以援手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根据现行政策,印度政府将致力于通过国内力量救灾重建”。印度政府不接受非印度裔人士、非印度背景的基金会提供的境外援助。

据《经济时报》报道,泰国驻印度大使在推特网上证实,印度政府谢绝了泰国的援助,马尔代夫和卡塔尔的援助同样未被接受。至于最慷慨的阿联酋,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网上感谢该国副总统兼总理谢赫·穆罕默德后,表达了婉拒。

白给的钱都不要,印度政府在想

什么?一些媒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2004年海啸成分水岭

2004年12月以前,印度政府曾多次接受外国政府援助。但2004年12月的印度海啸,成为印度灾难援助政策的“分水岭”。时任总理的曼莫汉·辛格制定了“拒绝外国政府援助”的灾难援助政策。

辛格称,“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应对这种状况,如果需要,我们会接受他们的帮助”。2004年的海啸造成12000余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但自此,印度政府一直遵循着“拒绝外国政府援助”的政策。

据《印度快报》报道,在过去的14年间,印度政府拒绝了俄罗斯、美国、日本对2005年克什米尔地震、2013年北阿坎德邦洪水、2014年克什米尔洪水的援助。

印度政府甚至有一个标准模板来回应援助提议,并将模板发放给世界各地的印度大使馆。

一位官员称,“印度外交官会向表达同情、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表示感谢,然后礼貌地告诉对方目前政府没有援助需求,但若是有需要,会让

拒绝外援欲“摘帽”?

据《印度快报》报道,印度政府制定“拒绝外国政府援助”政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从2004年12月起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自然灾害;二是接受任何一个政府的援助都会为其

他政府打开闸门,从而使得外交上的拒绝变得艰难。

美联社则称,印度政府制定该政策,也是为了摆脱印度长期以来的贫困国家形象。

长期以来,印度给人的印象都是极端贫困且无法照顾好自已的公民,印度政府也一直试图改变印度的国际形象。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政府要向世界表明,他们能够自己应对自然灾害。

据《印度时报》,印度现在正成为国际灾害援助者。印度曾多次向菲律宾、缅甸、尼泊尔等国提供援助。

《印度时报》称,印度不再是一个“穷国”——尽管其还有数量庞大的穷人,它完全有能力为自己的公民提供救助。

总理莫迪也一直声称,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大国,他也正努力使印度在许多方面都能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喀拉拉邦强烈反对中央政府拒绝接受外国政府援助,莫迪政府也不可能改变这一坚持了14年的政策。

并非“要面子”那么简单

新德里或许视自尊高于一切,但身处灾区一线的喀拉拉邦政府不这么想。该邦财政部长托马斯·艾萨克则要求莫迪总理“要么接受阿联酋的1亿美元,要么直接资助喀拉拉邦1亿美元”。“中央政府说‘不’,因为接受外国援助损伤了我们的尊严。”艾萨克在推特网上讽刺道。

喀拉拉邦的议员们纷纷站出来“怒怼”中央政府。据《印度电讯报》报道,8月25日,该邦森林部长、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贝诺伊·维斯瓦姆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称中央政府拒绝外援之举违宪。反对党国大党也借机猛批中央政府。

然而,中央政府的决定或许不是“要面子”那么简单。《纽约时报》称,莫迪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认为它们很可能在为意图损害印度发展的国外势力充当载体。印度政坛的动向多少印证了该报的观点。

《印度时报》8月25日报道称,阿联酋驻印度大使艾哈迈德·阿尔·班纳当天澄清说,截至目前,海湾国家尚未正式宣布任何具体的援助计划,阿联酋只是设立了紧急委员会,动员人们“慷慨地为喀拉拉邦作出贡献”。

这条消息给沸反盈天的印度政坛添了一把油。《印度时报》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立即发表声明,痛批阿联酋提供援助是“假新闻”,是“伊斯兰主义诽谤印度的阴谋”。

不少印度媒体对这一论调不以为然。“印度教徒就不能接受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援助吗?印度人民党此举必将在喀拉拉邦失去很多善意。”“印度论坛”新闻网写道。印度《第一邮报》质疑:“是不是因为不想从某些特定国家获得援助,就拒绝任何人援助,以便保持一致?”

(综合自《青年参考》、《新京报》)

为摆拍,“白头盔”运送有毒物质抵叙

◆南博一

根据俄美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而成立的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8月28日发布消息称,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域提供所谓“救援”和公共服务的“白头盔”组织已经将一批有毒物质运抵叙利亚伊德利卜省萨拉基卜地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29日报道,该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齐甘科夫日前在记者会上向外界发布了上述消息。他表示,在8名“白头盔”组织成员护送下,这批有毒物质被运抵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在当地的一间仓库。随后,两名反对派武装战斗指挥官到场接收了这批有毒物质。报道称,俄罗斯驻叙利亚冲突各方调解中心呼吁非法武装团伙指挥

官放弃挑衅做法,弃暗投明,并在其控制地区选择和平调解局势的道路。

8月28日当天,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也表示,“白头盔”组织的确已经将一批有毒物质运抵萨拉基卜地区。

今年2月,曾有报道称叙政府在萨拉基卜地区针对平民使用氯气。美国国务院专门对此表态称“深感震惊”,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再次对叙实施武力打击。不过,叙利亚政府对报道的说法予以坚决否认。

新华社此前报道,“白头盔”组织2013年创建,成员戴白头盔,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区域提供所谓“救援”和公共服务。

叙政府视“白头盔”为恐怖组织。叙利亚和俄罗斯政府指认那些戴白

色头盔的“救援人员”得到一些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支持,目的是博取关注、制造舆论,助力推翻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

2016年该组织因涉嫌利用5岁叙利亚男孩奥姆兰满脸血污的照片进行虚假宣传,被各方起底。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新闻公报,在今年叙政府军即将收复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前夕,“白头盔”成员在这一地区的杜马镇导演“化学武器袭击”并炮制视频证据。

2018年4月,美英法三国以“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武”为由对叙利亚展开了空袭。三国在展示证明叙政府“化武袭击”的证据时,引用了“白头盔”组织拍摄的“现场”视频。

8月26日,俄罗斯国防部先行披露了“白头盔”组织在叙活动的消息。消息称,“白头盔”组织正在叙利亚西

(据澎湃新闻)

布鲁塞尔成为“新谍都”

◆莉莉·拜尔

“冷战又回来了”

德国《世界报》网站8月26日发表文章称,近日,怀疑欧盟官员被英国刺探有关脱欧敏感信息的新闻占据了英国媒体头条。

对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很多人而言,被朋友和敌人暗中监视已属家常便饭。在一些外国情报机构看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这里是欧盟和北约总部的所在地。

奥地利反恐机构BVT的负责人彼得·格里德林6月份就曾对记者表示,在“所谓的欧盟以外的情报机构密度”方面,“布鲁塞尔早已超过维也纳”。

虽然间谍活动早已成为布鲁塞尔的日常,但随着欧盟的重要性以及

日本政府的“造人革命”

◆徐静波

日本人口1.27亿,世界排名第十。目前,日本面临一个大问题: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

2017年,日本出生的婴儿为94.1万,比历史最低值的2016年又少3.6万,连续两年跌破百万大关。日本厚生劳动省分析,单身贵族的增加是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对传统家庭模式感到厌倦,不愿做家庭主妇。而男性觉得婚后自己像挣钱机器,挣的钱不仅要养家,还要应酬亲朋好友。所以,无论男女都想享受单身生活的自由自在,这已成为日本社会主流。

2017年,日本结婚人数比上年减少约1.4万对,创战后新低,且平均初婚年龄推后至男性31.1岁,女性29.4岁。在18至34岁的女性中,半数无男朋友,39%是处女。同年龄段的男性中,36%是“童子身”。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也有26%的女性和28%的男性没有性经验。即便结了婚也“无欲”。“日本人性生活调查”数据显示,一个月无性生活的夫妻达47%,创历史新高。

日本人不愿结婚生子的另一原因是担忧养育孩子负担重。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平均教育费为1300万日元(1日元约合0.061元人民币),理论上只是普通公司职员3年收入,但日本人普遍认为“养不起孩子”。

日本政府估算,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降到1亿人左右,减少

多了,防不胜防。”每晚睡觉前,古特曼经常开玩笑地朝天花板说:“晚安!”

按照古特曼的说法,每年国庆日,各国外交官会来大使馆参加招待会,此时的间谍活动最为频繁。在这种场合,陪同而来的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往往是卧底特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指出:“由于欧盟和北约,其他国家也在布鲁塞尔开展广泛的外交和经济活动。对所有情报机构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目标。此外,布鲁塞尔也是一个可以轻松进出的城市,使敏感行动变得更加容易。”

不过,对于布鲁塞尔的间谍活动,美国本身绝非无辜。德国《明镜》周刊曾于2013年报道了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文件。文件显示,美国不仅监听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还对欧盟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外交使团实施窃听。两年后,该杂志又报道了美国情报机构企图利用德国设施监视其他国家政府、企业和机构,包括欧盟委员会。

情报机构面临多重挑战

不论欧盟委员会,还是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和北约,都有自己的安全部门,负责阻止间谍渗入其机构建筑物和获取敏感文件。2003年,欧洲理事会总部所在的于斯特斯·利普修

西班牙人卖房养老成趋势

人人都会老,老年生活靠养老金不够咋办?卖房养老虽然在中国现在并不流行,但西班牙人认为是不错的选择。西班牙9.6FM广播电台8月28日的“养老天天谈”节目里介绍了西班牙老人新的养老方式。节目介绍称,西班牙的人口老化趋势相当快,养老不仅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和政府着关心的问题。有的老人光靠养老金生活明显不够,专家提议最佳办法就是抛售手里的不动产来增加养老生活的品质和乐趣。

报道称,随着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结束,西班牙的房产价格不断升值,因此现在抛售不动产养老是良好机遇。79岁老人马努埃尔说,他年轻时努力工作买下两套房产,一套在市内,一套在郊区,将郊外的房子出售后,售房的收入足够让老两口生活得很潇洒。

另外一种卖房养老的方式,就是老人仅有一套房子,房子比较大,价值比较高,但老人每月的养老金少得可怜。于是,老人先把大房出售,房款

斯大厦内发现监听设备;后来比利时的官方调查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以色列政府。

安全官员也试图让他们的员工谨记,在咖啡馆和餐馆中谨慎谈工作。一名欧盟高级别安全官员说:“我们知道,有欧盟以外的国家想获取数据。我们的一般性建议是,在公共场所始终保持警惕。”

之前那名比利时前情报机构高官说:“每个情报机构都有人在这里。”布鲁塞尔的间谍活动涉及从能源、国防到移民等政治问题的方方面面。“这里有相互交好的情报机构,也有中立和敌对的情报机构。”特工通常伪装成外交官,抵达布鲁塞尔后直接到各自的情报机构报到。

专家指出,在这个政府层级和职责重叠的国家,比利时和欧洲安全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有时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根特大学的比利时情报事务专家肯尼思·拉松说:“如果信息流通存在诸多障碍,调查责任被不断推来推去,如何能期待抓住违法者并采取适当行动?”

挑战的广泛性更令比利时当局焦头烂额。特别是在布鲁塞尔也成为恐怖活动的目标后,规模只有区区几百人的比利时国家情报机构,职责范围却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间谍活动、军火贩卖和有组织犯罪。

(新华社供稿)

(据环球网)